

婆媳同住

□倪敏

我妈从结婚开始就和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,到今年23年了。我现在21岁。

直到上大学以前,我都不懂事。我只觉得我们家的氛围堪称完美,因为从小学起,身边就有人的爸妈离婚,或者妈妈跟奶奶关系不好,还有爸爸娶了后妈什么的。他们为这些事烦恼,而我从来没有。

在一个晚辈看来,我奶奶跟我妈关系很好,且相互尊重和信任。三室两厅的房子,爷爷奶奶一间主卧、爸妈一间次卧、我一间次卧。我奶奶从来不进我爸妈房间,无论是打扫卫生也好、找东西也罢。有时她还找我妈帮她看看买什么基金和国债,直接把存折和有关票据给我妈看,俩人能在一起合计好久。我妈爱吃的我奶奶也会给做或者给留着。我妈更是时不时给我奶奶点钱花,一千两千地给。

我从来没听我妈说过我奶奶半句不好,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。而我奶奶说我妈不好还是有的,无非是嫌她鞋多(埋怨鞋柜里都是她的鞋),往往是我妈不在时吐槽。但我奶奶显然是个明智的大家长,从来都一视同仁,不管是亲生的、非亲生的,还是隔辈的,谁有错说谁,不会庇护任何人。我奶奶吐槽我爸的次数比说我妈多太多了。

就是在这样一个和和气气的环境中我长大啦,但是上了大学后,我感觉我突然成长了,我明白了很多。

我发现在这样一个看似美好的家庭环境中,我妈这些年可能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幸福。我回想起来,发现她每晚洗漱后就回自己的卧室待着,可能是因为有我爷爷在,也不好穿着睡衣去客厅。就算是白天,我爷爷奶奶在客厅的时候,她也不能躺或歪在沙发上,只是端正正坐着。但是他们不在家的话,我妈就会比较放松,想怎么待怎么待,而且多半是躺沙发。

虽然日子还是跟原来一样和谐美好,但我总感觉这个家,只有那个卧室是属于我妈的。我现在偶尔会想,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三口之家,那我妈作为这个独立小家庭的女主人,她会不会可以比现在这种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很多,至少洗完澡后,也可以自己心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并且这只是我看到的,肯定还有我看不到的内心深处的不自在甚至委屈。

换位思考之后,我觉得我妈的这种婚姻生活的确不是我想要的。同样是一个女孩,以后我也会嫁人,以我被亲朋们一致肯定的好脾气和包容、心宽的性格,我以后多半会和婆婆相处得还可以,至少不会有什么明面上的矛盾。但是就算关系再好,设身处地地想想若和婆婆住一起,也会让我没有女主人的感觉;也会觉得,只有自己的那个卧室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地方。出了卧室的门,就时刻不能放松。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婚前就提出小家庭一定要独住!



全职主妇这五年

□星闪儿

五年前,家里孩子需要照顾,公婆身体也不好,大个子和我商量,想请个保姆。我一听就急了:“保姆?别说现在好保姆难寻,就是保姆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说不定我那点工资搭进去还不够呢。”

大个子看我上了道,忙顺道推我:“那你干脆辞职在家当全职主妇,我把保姆费给你得了。”

哼,这个傻大个,当我也傻呢,他的工资卡在我兜里,我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,他给我保姆费,不过是我自己支付给自己钱罢了。

大个子赶紧又跟我解释:“这个有本质不同,你花我挣的钱,和花自己劳动所得是两个概念。”

最后,我俩商量决定,大个子每月从工资中支出两千元给我。每到月头开工资时,大个子便提醒我,属于我的两千元任凭我自由支配,他不会过问;剩下的钱,还归我管,但这个钱他也有支配权。

那段时间,大个子工作很努力,下了班就抱着专业书籍看。以前他经常和一帮哥们聚会喝酒,自从我辞职在家后,无关工作的应酬他一概取消了。他说,得省下钱给我开工资,家里经济出现危机了,怕我撂挑子罢工。

别说,功夫不负有人,大个子的专业技术蹭蹭见长,业务水平提高了不少,有了底气又抓住了晋升的机会,收入水涨船高。大个子鼓励我也多学习多进步,他建议我把年轻时的文学梦捡起来,并拍着胸脯说,我发表一篇文章,他奖励我一百元,若发在了大刊物上,奖金翻倍。

听他这么一说,我也走了心,每天做完

萤火虫

□颜巧霞

华灯初上,与年幼的女儿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,我故意问她:“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像什么?”她歪着脑袋想了想,回答我“萤火虫”。我以为她会说蚂蚁或者星星,没料着却是萤火虫。

我在心里暗自赞叹孩子想象力的丰富,思绪也被她带入“人如流萤”的深广里。

我孩童时,村庄上有一位伯母,她整张脸上的皮肤凹凸不平,像揉皱的抹布,初见的人一定大为惊恐。听闻,她得过麻风病,病愈后,一张如花一样漂亮的脸就变成了麻脸。村庄上的人背过身,总叫她“大麻子”。这位伯母嫁的是位贫穷老实的男人,他没有什么本事。他们生了三个孩子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大儿子在成年后患上了血液病,久治不愈。女儿倒是遗传了她未得病之前的如花美貌,美貌带来的却并不一定是好事,一个外乡木匠打从村庄过,拐了她的女儿私奔了。女人们都觉得伯母的日子漆黑一片。可是,她过得兴兴头头的,她比一般主妇喜欢琢磨吃食,她做的清明糍粑、包的端午粽、烙的中秋饼蒸的年糕和包子等等,总比其他妇人做出的模样更齐整、口感更好。她又有一手好女红,但凡乡邻主妇们剪不出的鞋样、打不出的毛衣针形花式,拿了样子在她面前,她仔细一琢磨,就能弄出一模一样的来。她又是整日欢欢喜喜的性格,妇人们爱结交她,她也俨然成了村庄里的妇人之首。纵然日子漆黑如暗夜,她也如一只萤火虫,自己有光,兴致勃勃地生活。

细细想来,尘世里真的有很多像流萤一样生活的人。

我在一所学校工作。每个周五,学生们放学后,我们教工会被留下来开会,冗长的会议像块沉重的石头,压在我们盼归的心上。一天,正当我暗中无奈会议如愚公的太行王屋二山难以搬走时,窗外传来一阵悠扬婉转的旋律。我仔细辨别音乐声,是用箫演奏的,听那回旋曲折,吹奏的是一首流行歌曲:“山外青山,楼外楼……”但演绎得如诉如泣,特别哀婉动人。箫声显然来自校园里,是谁在吹箫?

会议一结束,我夺门而出,寻那箫声,是从校门口的保安室里传出来的,那中等个儿的瘦削保安,正站在窗前,他的手指在箫上飞舞,像蝴蝶翩飞在花丛般自然妥帖。我突然觉得,平凡的他有了光芒,他手中的箫就像萤火虫的光亮,让我们看见了他。曾听人说起他的情况,年轻又身强力壮的他选择在学校里做保安,实属情非得已。他的妻子在工厂里被轧伤手臂后,精神亦出现了问题,再也不能照顾自己和孩子。他做校园保安虽然所挣极少,但靠家近,照顾了上小学的孩子还可照顾妻子。他除了干保安的活,在学校放假的日子里,还去贩卖小鱼来贴补生活。每当心情处于低潮时,他就会吹箫,然后心里就舒服敞亮一些。学校的领导知道他会吹箫后,打算在孩子们的“六一”汇报演出那天,让他给孩子们演奏一曲,想来他的孩子不知道多么为他骄傲呢!

很多时候,人生的天空是白昼还是黑夜,我们不能安排;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的是,如果天黑了,还是可以像一只萤火虫,有自己的光,照亮来程去路,好好生活。

“骑”乐无穷

□杨汉祥

平时进进出出,我总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,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不理解。有的人说我观念落后,都啥年代了,还用这近乎原始的代步工具;有的人说我人到中年还不会享福,放着现代化交通工具不用去自找苦吃;也有人说我抠门,不舍得花钱买机动车……

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我劝我都没有任何贬义,而是希望我早一点脱离“人力化”,去享受“机械化”;我也知道开小汽车远比骑自行车省力、快捷、舒适、时髦。我与妻子尽管都是工薪阶层,但买汽车的条件还是有的。再说,我也不是那种挣钱不舍得花、有福不会享的主儿。其实,我喜欢骑自行车的道理很简单:首先是为环保。如今环境污染形势很严峻是不争的事实,在这方面我一个人虽然不能力挽狂澜,但自己尽可能多用环保的交通工具,少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制造一些污染,还是办得到的,从这一点来说出行骑自行车是最佳选择之一。其次是为促进交通通畅出一力。现在许多路上车满为患,而我少用以及不用汽车就是为缓减道路拥挤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努力。更主要的是为健身。像我等久坐办公室,锻炼身体的时间本来就不多,而自行车是很理想的“健身器”,我平时骑自行车不仅是代步,而且也等于是在健身,所以何乐而不为呢!

当然,我也并非一概拒绝出行机械化,比如平时一旦逢急事或者出远门我也会选择机动车。

不管别人怎么看、怎么想,我还是继续乐当骑车一族,坚持把自行车骑到底。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与我一样,尽快加入骑自行车一族中来,骑出环保、骑出安全、骑出健康!

老妈遇上AI

□粥

经常听到我妈在和扫地机器人对话。

“喂,起来扫地了!”“哎哟我的天,它还会讲话!成精了吗?”“你又要去充电?是不是想偷懒?”“喂,你睡着了嘛?”“喂,你今天扫地没?”“乖乖,你到哪里去了?”

还有我家的电视机,经常听到我妈和它对话:“小度小度,打开电视!”电视没反应。“哎呀!电费是我给的,你信不信我断你口粮?”

我在沙发上用手机看综艺节目,家里的电视机碰巧被何炅的一声呼唤叫醒。它马上回答:“好的!”我妈搭腔道:“不要脸的,人家没叫你!”

我妈想换频道,用别扭的普通话叫醒了电视。小度反应不过来,就机械地回应:“没听清楚,请您重新说一遍。”我妈:“听不清楚算了,我只说一遍。”

有次因为老弟在使用学习机,估计是哪一段读音相似惊醒了小度,它开始播放毛不易的《像我这样的人》。我妈在厨房听到动静,赶紧跑过来抓老弟偷玩的犯罪现场,结果发现是小度,不禁感叹:“原来这玩意儿喜欢歌星,上班开小差呀你!”

申明一下,我妈不是因为寂寞才跟人工智能们较劲的,她是逮谁说谁,我们也受尽了她的唠叨……你完全不能想象她去给我弟弟开家长会的时候,会劝班主任早日成婚,一番操作之后,29岁的班主任竟哭了起来……